

青未了 著

② 北方的王者

# 大清王朝



勃兴、崛起、辉煌、轰塌的宏伟力作  
全景展现大清王朝

长江出版社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清王朝：全五册 / 青未了著. --武汉：长江文艺出版社，2024.2  
ISBN 978-7-5702-3323-6

I. ①大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VI. ①I247.5

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3) 第 186680 号

大清王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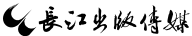
DAQINGWANGCHAO

责任编辑：田敦国

责任校对：毛季慧

封面设计：颜森设计

责任印制：邱 莉 王光兴

出版：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：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：430070

发行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：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：740 毫米×1060 毫米 1/16 印张：110.75

版次：2024 年 2 月第 1 版 202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：1645 千字

定价：258.00 元（全五册）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7—87679308 87679310）

（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）

## 目 录

第 一 章	改元称帝,皇太极盛京登基·····	001
第 二 章	小试牛刀,清军第一次奔袭·····	024
第 三 章	三王案发,大清国内部动荡·····	050
第 四 章	抽丝剥茧,睿亲王厘清大案·····	070
第 五 章	政见分歧,卢象升壮烈殉国·····	086
第 六 章	掉以轻心,岳托命丧济南城·····	107
第 七 章	孤注一掷,洪承畴督师辽东·····	129
第 八 章	兄弟情深,孙童儿悲别铁汉·····	145
第 九 章	阴谋暴动,善友会最终覆灭·····	168
第 十 章	兵围锦州,八旗军围点打援·····	185
第十一章	松山攻防,洪承畴自取败局·····	205
第十二章	刚柔并济,庄妃劝降洪承畴·····	229
第十三章	被动出击,孙传庭兵败身死·····	249
第十四章	群雄逐鹿,登泰山而小天下·····	266
第十五章	毫无征兆,皇太极突然晏驾·····	281

第十六章	帝位空缺,各势力暗流涌动·····	296
第十七章	退求其次,睿亲王图谋辅政·····	315
第十八章	参汉斟金,皇九子福临嗣位·····	335

## 第一章 改元称帝,皇太极盛京登基

许多降将见金国大贝勒与大汗并排面南而坐,感到极为诧异,张存仁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曾提出大贝勒与大汗共同面南而坐,有碍大汗的尊严,应该废止。当时,莽古尔泰的谋反活动正在暗中进行,皇太极接到张存仁的奏折后压了下来。莽古尔泰死后,大贝勒只剩下了代善。张存仁再次上书,请求废止大贝勒与大汗并坐的规制,代善也主动提出废止。众贝勒议定废止此制,皇太极本人自然同意诸贝勒的决定。

天聪七年元旦,金国举行仪式,皇太极独自面南而坐,朝见众臣。当年三月,明将孔有德、耿仲明遣使约降。孔有德、耿仲明原是毛文龙部将。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,两人过海去了山东,在登州巡抚孙元化帐下做参将。天聪五年,崇祯命孙元化派兵往援大凌河城,孔有德率一千人走陆路往救。途中,孔有德叛变回军,以耿仲明为内应攻下登州,孙元化逃遁。随后,旅顺副将刘有时等人响应,孔部声势益张,接连攻下黄县、平度、莱州等地。孔有德自命都元帅,封耿仲明为总兵官。

崇祯六年,即天聪七年,崇祯派朱大典督军进剿。孔有德败,率军乘船渡海至盖州,遣使约降。皇太极命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杜度率兵迎孔有德、耿仲明于鸭绿江口,命其率部驻辽阳。

同年十月,明朝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降金。

尚可喜原亦是毛文龙部将,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后,过海去了山东。后回辽东,任广鹿岛副将。天聪七年七月,岳托奉命攻旅顺,尚可喜暗助岳托攻下旅

顺,乘机约降。皇太极差多尔袞、萨哈林迎尚可喜,命驻海州。

天聪八年,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部改为汉八旗。时三部共有人马盈万,且备有舟船,火器充足,成为金国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。

天聪八年四月,诏沈阳为“天眷盛京”,赫图阿拉为“天眷兴京”。不久,德格类亦染病亡故。八月,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。闰八月,报林丹汗病死。察哈尔寨桑喀尔马济农率六千人奉奠土门福晋降金。天聪九年二月,建蒙古旗。

林丹汗本人虽死,其妻囊囊太后和其子额哲尚在。为剿灭林丹汗余部,皇太极派多尔袞、岳托、萨哈林、豪格等率精兵万人,往黄河以西搜寻。当时,囊囊太后龟缩于西喇珠尔格。见多尔袞等人袭来,囊囊太后遂率一千五百户部众请降。在太后的指引下,多尔袞等在托里图找到了额哲,额哲也不战而降。

囊囊太后、额哲的归降,不但使皇太极征服了最后一支蒙古部落,而且多尔袞还从额哲手中得到了皇权的象征——传国玉玺。

多尔袞等人意识到玉玺的重要性,遂商妥在盛京举行“献宝”仪式。多尔袞派萨哈林先行入京,向皇太极奏报情况。当年九月初六日,盛京城外之南冈秋高气爽,万里无云。“献宝”仪式即在这里举行。螺号阵阵,鼓乐喧天,黄案之上香烟袅袅。

皇太极率诸贝勒大臣及新降林丹汗之子额哲上前行三跪九叩礼。礼毕,皇太极入黄幄升座,多尔袞、岳托、萨哈林、豪格踏红地毯,将所捧之玺置于黄案之上。

正黄旗固山额真、镶白旗固山额真抬案至皇太极前。诸贝勒、大臣跪。皇太极受玺,率众拜天,行三跪九叩礼。

礼毕,皇太极复位,群臣齐奏:

古来天子必有受命之符,此宝非同寻常,乃汉国时所传,迄今二千余年,不辞千里之远,唯归受命之君,天赐汗九层尊位,而享天下之福,无疑也。

天聪十年四月己卯,代善、多尔袞、济尔哈朗、多铎、岳托、豪格以及阿巴泰、阿济格、杜度,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贝勒,孔有德等满、蒙、汉大臣集于大政

殿,多尔袞举满文劝进表,巴达礼举蒙文劝进表,孔有德举汉文劝进表请皇太极称尊,表文曰:

恭唯我皇上承天眷,应运而兴。当天下昏乱,修德体天,逆者威,顺者抚,宽温之誉,施及万姓。征服朝鲜,混一蒙古。遂获玉玺,受命之符,昭然可见,上揆天意,下协輿情。臣等谨上尊号,仪物俱备,伏愿俞允。

最后,皇太极同意称尊,谕曰:

尔贝勒大臣劝上尊号,历年矣。今再三固请,朕重违尔诸臣意,弗获辞,朕即受命,国政恐有未逮,尔等宜恪恭赞襄。

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丑寅之交,盛京周围百里之内的雄鸡引颈齐鸣。鸡鸣两遍,东方始现鱼腹白色。寅卯之交,第三遍鸡鸣。这时,高空一阵罡风掠过,吹散夜空的最后一片残云。三遍鸡鸣毕,太阳从东方棋盘山顶射出第一道金光。顷刻,整个天际被霞光照亮,江山一改其夜间的笼统,恢复了多彩的美色。

精心准备多日的爱新觉罗·皇太极的登基大典,就在这一天举行。

上苍给了一派无比壮美的气象!

寅正时分,宫院和去天坛、地坛的路面已经开始清扫。卯正时分,有司对皇宫以及皇宫至天坛、地坛路上的灯饰、锦饰和绣球花环,做了最后一次的检查。同时,仪仗甲士和八旗将士开始集中。辰初,诸贝勒、大臣陆续进宫。

辰正伊始,九声炮响之后,仪式开始。第一项是宣布圣谕,皇太极登基是“奉天承运”,国号为“大清”,年号“崇德”,定都盛京。

随后又举行了祭天等仪式,还封了皇后和嫔妃。博尔济吉特·哲哲被封为皇后,博尔济吉特·布木布泰被封为永福宫庄妃,庄妃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关雎宫宸妃。

封官晋爵仪式也隆重举行,加封爱新觉罗·代善为和硕礼亲王、爱新觉罗·多尔袞为和硕睿亲王、爱新觉罗·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、爱新觉罗·多铎为和硕豫亲王、爱新觉罗·豪格为和硕肃亲王、爱新觉罗·岳托为和硕成亲王、爱新

觉罗·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、爱新觉罗·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、爱新觉罗·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、爱新觉罗·硕托为贝勒、爱新觉罗·尼堪为贝子。

加封蒙古各部：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、固伦额驸额哲为和硕亲王、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、布塔齐为多罗扎萨克图郡王、额驸满珠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、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、孙杜稜为多罗杜稜郡王、固伦额驸班弟为多罗郡王、孔果尔为扎萨克多罗冰图郡王、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、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、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稜、单把为达尔汉、耿格尔为多罗贝勒、琐诺木为济农。

加封孔有德为恭顺王、耿仲明为怀顺王、尚可喜为智顺王。

封范文程鲍承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，宁完我、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，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。

封六部承政：吏部满承政钮祜禄·图尔格、礼部满承政那拉·满达尔汉、刑部满承政瓜尔佳·索海、工部满承政佟佳·巴笃理、兵部满承政辉和·叶克书、户部满承政他塔喇·英俄尔岱；吏部汉承政祖泽洪、礼部汉承政姜新、刑部汉承政李云、工部汉承政裴国珍、兵部汉承政祖泽润、户部汉承政韩大勋。

其余大臣也多有晋升。

百官受到封赏又山呼万岁，叩头谢恩。

就这样，登基仪式的第一日过去。

次日辰初，盛京以东五十里一块方圆百里的地域，无声地沉浸在和煦的晨光之中。夜晚的薄雾渐渐散去，万家炊烟袅袅升起，高空不时有鸟群掠过，偶尔可以听到村民断续的吆喝声和牛羊的鸣叫声。大地丘陵起伏，上年留下的茂盛、枯黄的草木之中绿枝婆娑，草木中一直响着一种无以名状的沙沙声……

作为大清开国活动之一的射猎即将在此举行。

在一个叫龙冈的高坡上，皇太极骑在“山中雷”上等待着发令的那一刻。

他的身边是睿亲王多尔袞、豫亲王多铎、成亲王岳托、勒克德浑和图赖等人。多尔袞是皇太极登基活动的总操办人，此次射猎自然在皇太极左右。豫亲王代颖亲王主礼部，此次射猎是登基仪礼之一，豫亲王便也在皇太极身边。成亲王主兵部，射猎动用八旗将士，是一次军事活动。这样，皇太极身边少不了岳托。勒克德浑是皇太极特许来参加射猎的，祖父特别关照让他待在身边。巴牙

喇嘛章京图赖也一直守在皇太极身边。随豫亲王的有礼部汉承政姜新，随成亲王的有兵部汉承政祖泽润。

射猎采取围堵的形式，黄、白、红、蓝各旗各处一边。

两黄旗分列龙冈东西，面南而向。左边是正黄旗，右边是镶黄旗，队伍一字排开，因丘就势，宛如两条黄龙。此时成千上万的八旗军马全无一点声息。

辰初即到，兵部汉承政祖泽润下马跪奏：“辰正已到，请皇上降旨。”

皇太极听罢，向图赖点了一下头，图赖遂将手中的一面黄旗连摇了三下。

这时，只听两边哗啦一声，转眼间，旗纛统统被执起，且列于左右的士卒从最近的开始，把手执之旗向外侧倾动，如此似接力般传下去——转眼间，旗浪已传到百步之外。

不多时，旗浪传至炮位。

隆！隆！隆！三声炮响，队列向前方涌动。

螺角声、擂鼓声、舞旗声、刀枪撞击声、喊杀声、马嘶声、脚步声、马蹄声，惊天动地响了起来。

四条巨龙——北为金龙，东为银龙，西为赤龙，南为青龙——正在缓缓滚动，那“口”字形在渐渐变小……一派无比壮观的景象。

且说如此前进了一段之后，礼部汉承政姜新下马奏道：“请皇上驰骋。”

皇太极点头示意，然后猛加两鞭，那“山中雷”如箭出弦般向南奔去。

随着皇太极坐骑的飞驰，射猎正式开始。

射猎活动到黄昏前结束，八旗人马开始向龙冈集中。就在八旗将士集中的过程中，兵部和礼部派出的官员已将诸王爷、贝勒和其他大臣及各旗所获猎物数字统计完毕。

未正时分，皇太极已坐于龙冈中央的御椅之上，御椅置于两柄巨大的黄盖之下。诸王爷、贝勒、大臣分列于两厢肃立，礼部赞礼官跪在皇太极前候旨。

皇太极向冈下看了一眼，两万多八旗将士肃立无声，与方才捕猎结束前那种沸腾、热烈的场面形成鲜明对照。皇太极心中兴奋异常，遂向赞礼官点了点头。

赞礼官接过献猎表，大声宣道：“天聪十年四月十二日，臣等顿首……”

读到这里，诸王爷、贝勒、大臣哗的一声全都跪了下来。

八旗军士多有所获，赞礼官也都一一宣读了。宣毕，百官山呼万岁，起身肃立。

皇太极要讲话，要让站在一个足球场大小面积的两万人都能听到说话声，讲话的声音自然不可小，道——

开天辟地，先有江山而后有阡陌；启国聚家，先有渔猎而后有农桑。我大清先祖起于白山黑水之间，以射猎为其宗。太祖雄起始立八旗之制；征战四方，初有金国之域。朕继皇考之志，一统满洲，抚蒙古，柔朝鲜，始有大清。然大志未酬，无可忘先祖之训，无可失满民之本，故行射猎之仪。今明廷已呈失鹿之兆，中原逐鹿，势在必行。鹿死谁手？有德者居其正，捷足者先登，矢利者易得；此三者，必为我大清共有也——吾其勉之！尔其勉之！

这一番训词令诸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大臣及八旗将士大为振奋。众人举双手的举双手，举斧钺的举斧钺，挥旗纛的挥旗纛，“吾其勉之”的吼声震撼天地，使献猎仪式达到了高潮。

红日西沉，皇太极和将士们的声音在满天的晚霞间萦回激荡，成了当日的最强音。

晚宴开始后，皇太极端坐在帐篷正中的御几前，诸亲王、郡王、贝勒、大臣依次坐于矮几旁，形成三匝。

一整天紧张射猎，大家饥渴得已难以忍受。

帐篷门一开，先有一股浓烈的烤肉香味儿传进来。随后，就见一队军士每人手中的托盘中端着烤好的鹿肉鱼贯而入。最前面的军士将一盘烤肉放到皇太极的御案之上，左边依次为礼亲王、郑亲王、肃亲王、英郡王等人；右边依次为睿亲王、豫亲王、成亲王等人。

皇太极体谅大家的急切心情，待第一道菜摆就，他看了看几上的烤肉，又环视了众人一眼，笑道：“大家耐着性子等的就是朕的一句话——动手吧！”

众人听后哄堂大笑，接着便出现了大吃大嚼的场面。

众人个个开心，但肃亲王例外，他在射猎时受了伤。

献猎前皇太极听说儿子受了伤,专门到豪格营帐看过,并命御医重新对伤处进行包扎。豪格受伤时虽显得情势猛烈,但并未伤及要害。包扎后歇息了一个下午,已觉无事,于是也入了席。

豪格与多尔袞等一样,被封了亲王。当初,封不封豪格为亲王,皇太极颇费了一番斟酌。皇太极忘不了在对付阿敏时豪格身上出现的波折。后来莽古尔泰谋反,莽古济参与其中,事败后,豪格残酷地杀了自己的福晋,皇太极看到了儿子的狠毒,心中泛起了厌恶之情。攻打抚顺时,豪格要求领兵挂帅,皇太极没有允诺。之前因岳托的福晋将阿敏福晋与豪格福晋的密谈讲了出去,豪格因此怨恨岳托,皇太极便让岳托挂了帅,让豪格做了副手,其用意是给豪格一次机会,考查一下他能不能以大局为重,在实战中消除与岳托的隔膜,改善与岳托的关系。岳托是个豁达的人,他并不计较豪格的无礼。同时,岳托又是一个聪明人,他明白皇太极的苦衷,战时便处处让豪格出头,给豪格创造立功的条件。这样,豪格一直极为顺手,最后,仗打得很漂亮,死伤极少,拿下抚顺,立了一大功。儿子立了功,听说与岳托的合作情况尚可,皇太极自然高兴。但即使如此,登基思考封赏时,皇太极依然不打算封豪格为亲王,只是多尔袞三番五次地进谏,大贝勒代善和岳托等人几次保举,皇太极最后才勉强同意。豪格本人对这番周折浑然不知,被封了亲王,反而以为完全是靠了自己的本事。

攻打抚顺时,豪格根本就没有要领兵前去的意思,是希福多次劝解,明了拿下抚顺的重要意义,他才勉强答应,向父汗提出领兵的要求。父汗没有同意,只给他一个副职,他又灰了心。是希福看明白了皇太极的用意,给他分析了形势,说岳托定会给他立功创造条件,这次当这个副职,可能比他挂帅更好,等等。

实际情况说明希福是对的,他立了大功。自此之后,他的精神焕发了,征蒙古林丹汗余部,原本父汗并没有派他,他还是请纓出征。事实证明,那次去也是对的,就说那玉玺吧,虽然不是他独得的,但功劳总有一份儿,没有叫多尔袞那位“歹叔”独自得去。种种往事说明,只要他豪格振作,就可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!现在封了王,越发说明非同一般!从今以后,他要像别人一样放心大胆地做事,该讲的要讲,该得的要得,该争的要争!他豪格不比别的人矮一截,不比别人低一等,他是皇子,是皇长子,大清的江山将来就是他的!

总而言之，他恢复了往日的雄风。

当日他起得很早，命亲兵早早地遛了马，以便坐骑在射猎时达到最佳状态。他还命亲兵认真查验了昨天已经准备好的弓和箭，决心射猎时多有收获，献猎时把所有的人统统压下去。

当然，他也有不快。整个登基活动的安排统统交到了睿亲王一个人手里，在他看来，睿亲王出尽了风头，占尽了便宜，为此他醋意大发，总想抓住睿亲王安排中的一些毛病，“压一压这个歹叔的风头”。射猎开始时，他碰上睿亲王，就两白旗没有更换新旗之事抢白了几句，睿亲王没有说什么。豪格见睿亲王无言以对，得意了一阵子。接着，他便想奋力射猎，多多获取，别人不管，但一定要压过这位“歹叔”。结果，自己非但连个野鸭子都未曾打着就败下阵来，而且还挂了彩。他左思右想，越想越恼，憋了满肚子的气无处撒。

他又想起诸旗制作新旗纛，唯独白旗不制之事。上午睿亲王被他抢白了几句，无以言对，现在何不在皇上面前重提此事，让他下不来台？于是，他寻得一个机会对皇太极道：“父皇，儿臣有一事不明，不知此刻可言否？”

肃亲王如此一说，诸人都静下来，目光统统转向了肃亲王和皇太极。

皇太极自见豪格受了伤，心中疼爱，更加儿子毫无所获，献猎时脸上无光，觉得儿子心中定然不快，便十分同情道：“有话就讲。”

豪格道：“此次射猎乃父皇登基大典之仪，诸旗视天厚地重，皆换新帜，独白旗仍为旧帜，不知为何？”

皇太极听罢一笑，道：“说射猎之仪各旗视如天厚地重，倒是不错的……”

肃亲王插话道：“唯白旗不是。”

皇太极见儿子打断自己的话，便有些不快，即想训斥一顿。但看到儿子头上的包扎，随即收念道：“不就几百两银子吗？你需心静，否则于伤不利。”

可豪格闻言并不罢休，道：“儿臣之伤事小，国事事大，儿臣绝不是为本旗花掉几百两银子痛得慌。一为不平，二为社稷。儿臣乞白旗固山额真说明缘由，有罪论罪……”

这话一下把皇太极惹恼了，他大声斥责道：“朕念你受伤受惊，本想让你缄口息事。可你得寸进尺，竟兴师问起罪来。你问好了，白旗不易新帜是朕的决断。二月白旗出迎蒙古诸部刚刚换上新旗，朕想此次就不必再换了。这样看来，

有碍社稷大罪的祸首，不就是朕吗？”

帐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，礼亲王、睿亲王、郑亲王等人忙劝道：“皇上息怒。”

其他人见状亦劝道：“皇上息怒。”

豪格只好离座跪了，道：“儿臣岂敢，儿臣万死……”

皇太极哼道：“冠冕堂皇！什么天厚地重，什么为了社稷——举高了棒槌打得疼！不为几百两银子，为了不平，白旗二月独置新旗花银子，那时你为何不叫不平？”

豪格理亏，又见父皇盛怒，忙道：“儿臣知罪，儿臣万死，请父皇息怒。”并连连磕头不止。

皇太极见状这才道：“起来吧。”

这次夜宴并不是一项庆祝仪式，因此，事先并未安排程序，自然也未安排丝竹说唱之类。如果不出豪格的事情，大家会欢天喜地、吃饱喝足，散去各干各的事。可豪格突然闹席，惹得皇太极生了气。众人虽有意渐渐把话岔开，缓解席间的紧张气氛，但帐内仍显闷闷的。

睿亲王心想大家不能如此喝闷酒，便对皇太极道：“今晚圣上赐宴，君臣郊外同乐，可以称作郊野之斟。皇上，大家斯文如此，如何配得上一个‘野’字？”

皇太极知道睿亲王有意改变眼下之窘境，也道：“睿亲王说得是，哪个有主意，让大家畅饮起来？”

皇太极此语一出，众人便七嘴八舌先吵闹起来，有说可划拳的，有说可行令的，有说该猜谜的，也有说该吟诗的，主意多多，莫衷一是。

在众人纷纷议论的时候，皇太极一直注意着坐于下位的孙辈勒克德浑。

这勒克德浑少年英俊，才气横溢，深得皇太极的喜爱。再加上皇太极也疼爱颖亲王，便在射猎活动中一直关注着这个后生。此时，皇太极见众人议论纷纷，勒克德浑却独坐不语，便道：“座中年纪最轻的当属勒克德浑，朕倒想知道年轻人是什么心思。”

众人见皇太极说话，自然都静了下来。又见皇太极点了勒克德浑的名字，视线便集中在他身上。

勒克德浑没想到皇祖会点到自己的头上，听罢忙起身离座，半跪道：“皇祖

父,在诸位王爷、诸位大人,诸祖、伯、叔、兄面前,哪有孙儿饶舌之理?”

皇太极笑道:“常言道:‘当仁不让于师。’有好主意就拿出来,管他什么祖伯叔兄!”

勒克德浑忙叩头道:“如此越发让孙儿无地自容了。”

皇太极抬抬手道:“起来,起来。有什么好主意,就说说看。”

勒克德浑跪道:“如此,皇祖父、诸位王爷、诸位大人,诸位祖父、伯父、叔父,就容晚辈放肆了。划拳、行令、猜谜、吟诗,皆夜饮助兴之好手段,个个是热烈非常的。可依晚辈看来,划拳、行令虽然热烈,可所限一席,难成一帐之欢;猜谜、吟诗固然雅致,然颇费心思,难适劳心之旅;众长者操劳日久,心血便不想多用在在这方面。晚辈想到一现成的形式,既欢乐有趣,又少费心思,且皇祖父和众长辈又是擅长的……”

“我猜到了,”说话的是豫亲王,“孙儿指的是说笑话!”

勒克德浑回道:“叔祖父猜得对,正是说笑话。”

皇太极听罢拍手道:“碰巧找了他,他竟与朕的主意相同。”

众人击掌欢呼。

皇太极又道:“先要立个规矩:点到头上无可讲者,罚三杯;讲而无趣、引不起笑声者,罚三杯;颠三倒四、言语错讹者,罚三杯。”

众人笑道:“如违甘愿受罚。”

皇太极问道:“哪个首唱?”

大家齐推礼亲王。礼亲王见状,便将杯置于桌前道:“置杯于此,以待受罚。”

众人先乐。

礼亲王接着说道:“第一个出头,只宜讲个热闹的。话说龙某耳背,可又不愿意让人发觉。一天,他备菜一桌,请几位朋友来聚。席间,一位朋友讲了一个笑话,大家听了大笑。龙某未听到半个字,也笑。接着,他自告奋勇也要讲一个,并说:‘方才肖兄讲的非常有趣,可我这里还有一个更有趣的,不知诸位愿听否?’大家十分高兴,忙道:‘要听,要听。’龙某一口气把笑话讲完,众人听罢个个捧腹大笑。笑什么呢?原来龙某所讲的正好是方才肖某所讲的。”

众人大笑,座中有人却道:“我看该罚!”

众人看又是豫亲王，忙问缘故。

多铎道：“这聋是能装的吗？又请朋友又办席，他就露不了馅儿？如何别的话一概听得明白，唯独肖某的笑话‘未听到半个字’？不通不通！该罚该罚！”

郑亲王笑道：“如此较起真来，还有什么笑话好讲呢！罚不当罪，罚不当罪。”

众人便道：“那就再饶一个，并不算罚。”

豫亲王便罢手道：“这倒便宜了老兄！”

礼亲王把杯子推远，笑道：“见我置杯于此，便生加罪之念，这回放远些。”

众人见状，又笑了起来。

礼亲王道：“饶一个，还是耳聋的。且说有一老汉耳背，这天正在场上扬场，风忽然停了。老汉嘟囔道：‘唉！扬场没了风。’这话被一个走过场边的放羊人听到，他也是个耳背的，便生起气来，道：‘我的羊明明在吃草，你如何说羊吃了你的葱？’两人竟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。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打猎的，身上背着弓箭，见有人吵架，便上来解劝，问什么事伤了和气。老汉说：‘我说的是扬场没了风。’放羊人道：‘瞧，到如今他还硬赖我的羊啃了他的葱！’谁能想得到，碰巧猎人也是个耳背的，听了两人的话，也生起气来，道：‘真不知好歹，我好心前来解劝，怎么，你们都要折我的弓？’如此，三个人又吵成了一团。这时，知县从此路过，见有人吵架，便命听差将三人召至轿前。真是无巧不成书，这县官也是耳背的，听三个人各说一遍后大怒，遂把轿门一拍，道：‘尔等好大的胆子，本县上任没三天，你们就骂我糊涂官不清。每人各杖二十，看尔等再道我清也不清！’”

听罢，众人捧腹大笑。

“我也来一个！”大家见说话的是饶余贝勒阿巴泰，“只是我讲的不是耳聋的，而是怕老婆的。”

听罢，众人暗笑。原来，阿巴泰耳背。有道是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阿巴泰以为礼亲王有意暗讥自己，便急于回讥——揭礼亲王怕老婆之短。只听他道：“有个当官的怕老婆。有一次升堂，一个衙役的脸来前被他老婆抓破，县官故作不知底细，便问那衙役脸如何破了。衙役羞于实禀，便说：‘昨夜院内葡萄架下乘凉，一不小心，脸被葡萄藤划破。’县官听了大笑道：‘编造得固称圆滑，可尔等如何瞒得了我——你这脸是被你老婆抓破的。这些妇人！说起来，普天之下

顶数她们可恨,且看今日本县如何为你出气!’他吩咐左右:‘快些把那贱人缉拿归案!’县官话音未落,就听后堂有人喊叫。接着,县官就见自己的老婆怒发冲冠地冲了出来。县官见状忙道:‘罢!罢!罢!此案暂且搁置,尔等暂且退下,吾后衙之葡萄架亦将倾矣!’”

大家听得入神,全然忘掉了礼亲王那一层,大笑不止。

这时,有人指了指英郡王阿济格。这英郡王不善辞令,见众人指他,便道:“百根竿子相逼,鸭子只好上架。”

这话便引起了众人的欢笑。

英郡王道:“说的是一个人……”

成亲王岳托摇头道:“叔父,看来得罚三杯了——不是阿猫阿狗可不就是一个人吗?”

英郡王道:“大侄子不要乱我——一个人家里很穷,一天,他出门遇到一个朋友,朋友要请他吃饭。他假装阔气,说:‘我刚吃过炖肉,饭是不要吃了,喝两杯倒可。’这样,两个人去吃酒。这人贪杯,肚中又没有油水,很快便大醉,把刚吃过的糠菜吐了一地。过后朋友不解,问他:‘那天你说你刚吃过了炖肉,如何吐的倒是糟糠哩?’这人寻思了半晌,道:‘别忘了,猪是吃糠的。’”

众人听罢大笑不止,英郡王见自己讲得如此受到欢迎,便来了精神,道:“既众人不嫌,我也饶上一个。”

众人击掌,英郡王又道:“有一个人午间游庙,见一和尚晚餐……”

岳托忙道:“这回逃不掉了——既说游人午间游庙,如何又说见和尚晚餐?”

众人欢笑拍案,要阿济格受罚,皇太极也拍手道:“该罚!该罚!”

阿济格道:“皇上有所不知,这寺庙忒大,那人午间入庙,一连游了几个时辰,碰上和尚,可不就是吃晚饭的时候了?”

皇太极听罢指着阿济格大笑道:“英郡王不善辞令,然机变过人。朕服了你,服了你。”

众人又笑个不止。

英郡王继续道:“见和尚碟中摆了四个鸡蛋,便指责道:‘出家之人慈悲为怀,修善为本,最忌杀生。长老却一餐四蛋,何忍连吞数命?’和尚听罢哈哈大笑

笑,道:‘施主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我出家之人,慈悲为怀,修善为本。今日吃蛋,实慈悲、修善之举也。’遂从碟中取一蛋去壳吞之,并随口吟出一绝:‘混沌乾坤一口包,也无皮肉也无毛。师僧携汝西天去,免留凡间受一刀。’”

众人听罢又笑。

有人指成亲王岳托,岳托便讲道:“中原那边有父子二人都是出了名的别字先生。一次,儿子经商外出,路遇大雨……”

皇太极听到这里道:“打回去!打回去!下面是给老子写信:‘别人有命(伞),孩儿无命(伞)……’是不是?老掉了牙的东西也来敷衍?先罚三杯,后换一个好的;不好,再罚!”

众人拍案,均附和道:“先罚三杯!”

成亲王无奈,饮酒三杯,然后道:“换一个不难,难在还得是个好的。倒想起一个,且不知是好是坏——且说江南大旱,各处循例祈雨。某日,某县知县去城隍庙拈香求雨。这城隍庙旁边有一庵一寺,一和尚正与一尼姑在庵前嬉戏。知县见状率执事人等上前干预,怒斥道:‘尼姑庵靠和尚寺,姑秃僧光头相似。数更不辨二三四,终日厮混必有事。’和尚心虚胆怯,早已膝如筛糠,跪在县官面前,无一语可对。却见那尼姑近前道:‘尼姑庵靠和尚寺,各人各有各家事。和尚无事不生事,尼姑有事不怕事。知县无事来生事,无事生非才有事。’县官语塞,无言以对,怏怏而去。和尚拍手道:‘家有贤妻,夫主不遭横祸。’”

众人大笑,皆道:“可算是个好的,放过了。”

众人又指肃亲王豪格。

肃亲王因旗纛之事受皇上斥责,心中不快。众人说笑,他也勉强笑和。现在众人指他,他哪里提得起精神?但又不好不说,便道:“一个读书人读书不成,先行娶妻,人称秀才。其妻归宁,这秀才自然要送陪。其父告之曰:‘汝读书之人,此去泰山家,当有读书人之谈吐。’秀才道:‘这有何难?儿才学八斗,识过班迁,别的不敢夸口,这读书人的谈吐自然是举止间的本领。’其父道:‘吾儿吃亏就吃亏在一个盲字上,不知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。吾地湘岳,人杰地灵,汝何不出去走走,向贤者学上三招两式?有道是临阵磨枪,不快也光。去泰山家之前,何妨一试?’秀才道:‘那倒也好。圣人曰,不耻下问。圣贤且如此,况吾辈乎?’其父道:‘这是第一句明白话。’于是,秀才外出求贤……”